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 
第二十九回 還煙壺貧婦知大義 鬥紙牌更卒慢嘉賓

前一回說到李公因夢私訪，改扮了個買賣人的模樣，獨自由後門出來，一逕出城，照著夢中所指的方向往西北而行。不上半里，已到河邊。喚渡船擺過對岸，要給渡錢，伸手望順袋一摸，可巧忘記帶了零錢。因向船家說道：「掌駕的老哥方便，才刻因忙著出門，忘帶了零錢，只好回來再找補罷。」船家道：「您老高姓？在哪裡發財？」李公道：「兄弟姓李，在城裡縣衙門前做個小買賣。為到鄉間要賬，怕天晚了趕不上路，急忙的出門，把個鈔袋忘下了。」船家道：「不打緊，您老難得出城，咱也短不了進城，過一天進城，也好到您老寶號喝個茶兒。」李公道：「蒙你老哥不棄。」船家道：「聽你老的口音不像咱們這兒人。」李公道：「兄弟是京東人。」船家道：「怪不得您老說話很像我舅舅似的。我姥姥家是山海關，離你那貴處多遠？」李公道：「有一百來里地。」正說話時，已到了對岸。李公道：「借問老哥。要到小土地廟是往哪一條道去的。」船家道：「您順著河沿往西，看見有個水槽，再往北拐，就望見王家集老爺廟的旗桿，過了王家集，順大路往西。」李公謝了船家，跳上岸，便依他所指的路徑而行。

走不多路，果見個水槽，就轉向北去。時正仲冬天氣，葉落草枯，寒風撲面。莽莽平疇，一望無際。又值夕陽將下，暮色蒼然，無數的烏鴉，成群結隊，翻飛上下。遠遠的望見一座村莊，矮屋低簷，鱗次櫛比。獨見廟脊紅牆聳然高出，旗桿林立，想必就是王家集了。因日暮途遠，急步前行，約有二里來地，已到王家集。果然是個齊整殷實的村莊。李公就在廟前上馬石上小坐歇腳。因離小土地廟路還不近，不敢多耽誤工夫，不一刻重複趕步前行。

又走有五六里路，方隱隱的望見。無奈天色已晚，看日光漸漸的落下，一陣旋風把田中的殘其敗葉颯颯地亂轉，捲入雲際。李公覺著有點詫異，暗暗地說道：「果是夢中陰魂，當前來引道。」說話未了，旋風過處，果然有一隻老鴉向李公呀呀地亂叫。李公道：「你是來引道的麼？可慢慢地向前飛去。」

說也奇怪，那老鴉竟彷彿懂人話的一般，竟轉身往前飛去。在對面樹上歇下，像是等候的意思。迨李公走到樹下，他又向前飛了。如此數次，已到小土地廟的村口，看那老鴉忽然不見。

天光已經昏黑，李公立定腳，望前觀看。忽聽「呀」的一聲，那老鴉卻在左邊的一株極高的鬆樹上。李公笑道：「罷了，我算上了你的老當。難道你叫我上樹去不成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仰著頭看那鬆樹上，卻並不見烏鴉，見樹後忽然有燈光射出。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座更堡。李公便走近前去，將草簾揭起，側身而進。有四個人在炕上抹牌，見李公進去，略略點頭，也不起身招呼。李公便向炕頭上坐下問道：「借光眾位，貴地可有歇店沒有？」那四人中有個年老的說道：「進口兒往西，那個籬笆門便是個車店。」李公正要再問，忽見有個後生掀草簾進來，手提一筐油果子和弔爐燒餅。李公正覺肚中饑餓沒處打仗，便向那後生取了四套果餅。吃完了，才想起沒帶著錢鈔。問那個後生：「共該多少錢？」後生道：「四〇八個錢。」李公向身邊摸出一個瑪瑙珊瑚蓋的煙壺，遞給他道：「我今兒出門，忘帶了錢，你且拿這收著，明天我捎了錢來取罷。」

那後生接過煙壺，提了筐，將要出門。李公道：「且慢，你這位兄弟貴姓？在哪裡住？」後生說：「我姓黃，就在這後面住。沒有問你老貴姓？」李公道：「我姓李。」說罷，那後生便提了筐子去了。李公看四人鬥了一回牌，正要想走，見方才那個後生又掀簾進來說道：「李客人，我媽說，你老那鼻煙壺錢值得多，吃的果餅有限的錢，你老不論哪一天趁便捎來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煙壺仍雙手奉還，說道：「你將這鼻煙壺收好了，我媽說，怕損壞了，咱窮家子賠不起。」李公將煙壺接在手中，想道：「難得這貧家婦女，倒如此大方。」因說道：「你又不認識我，怎放心麼？」後生道：「我媽說了，送不送來都不要緊。」李公道：「我方才吃了果餅，口渴得很。還求兄弟替找碗水喝可使得麼？」那後生答應道：「行，行。」便轉身去了。李公問那四人道：「那賣果子的後生，你眾位可認得他？」那年老的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？他家本是個財主，為他爹老實無能，又歡喜賭錢，把個家當擦完了。」李公想道：「怪不得這般大方。」

正說話間，那後生又掀簾進來，說道：「李客人，我媽說，家裡沒有開壺，替你老燒著水，請到家用喝罷。」李公道：「你爹在家麼？」後生道：「我爹死多年了。」李公道：「既你爹不在，夜晚間我不便去得。」後生道：「不打緊，我媽說了，我媽已五〇多歲的人了。請您到家坐坐也不打緊。」李公道：「既如此，你頭裡走。」那後生見李公肯去，便歡天喜地在前面引路。

李公跟他出了更堡，轉向西去。後生道：「客人慢慢地走罷。這道兒坑坑窪窪的不好走。」李公道：「好是有月光，腳底下還看得清楚。」走不上一箭地，見前面有一大座瓦房，靠東的頗為齊整，西面的牆都倒塌了，拿碎磚砌了個門框。裡面二間瓦房已破敗不堪，兩邊廂房都沒有了。那後生便推門進去，說道：「媽，李客人來了。」裡面一老婦應聲出來，手內提了個瓦燈，放在堂屋桌上，說道：「請客人這邊坐罷。」李公進屋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無故打擾，不安得很。」那婦人還過禮說道：「只是齷齪，不當請客人進來。無奈寒家沒個提壺，又沒個茶盤，沒法兒掇送，只好請客人勞步，將就解個渴罷。」

一邊說，一邊取了個茶碗，向灶上沏上開水，便叫後生遞給李公。李公接過茶問道：「你這令郎幾歲了？」婦人道：「今年〇六。他爹死的時候他才九歲。」李公道：「念過書麼？」婦人道：「念了四五年，不怕客人笑話。實在家裡沒個塾補。只好叫他做個小買賣，將就過活。」說完，又叫後生替李公倒茶。李公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後生道：「我小名叫鹿兒，前年先生又替起個學名叫黃祖永。」李公問婦人道：「鹿兒今年已〇六歲，眼見得成人，你老人家就可以享福了。不知已定了親沒有？」那婦人不聽此話便罷，一聽此話，便不禁長歎一聲，兩行眼淚紛紛的落下。這正是：

無限傷心無限恨，盡教觸發一言中。

不知那婦人究因何事，忽然如此傷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